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中外十大名著 (2004 年最新修订版)

繁星·春水

冰 心 著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中国基础教育教材评审中心 2004 年审查通过

中国语文教师协会 编
北京金榜之路国际教育研究院

延边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指 定 书 目

中国基础教育教材评审中心 2004 年审查通过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中外十大名著·2004 年最新修订版)

繁星·春水

冰 心 著

中国语文教师协会 编
北京金榜之路国际教育研究院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裴正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繁星·春水/冰心著. —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10
（中外十大名著 / 贺敬美主编）

ISBN 7 - 80648 - 514 - 7

I . 繁… II . 冰… III .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I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4420 号

中外十大名著

主 编	贺敬美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吉林省延吉市友谊路 11 号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开
印 张	86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4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648 - 514 - 7/I·156
定 价	总定价：146.00 元（全十二卷）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母亲·祖国之爱,人·自然之爱

——《繁星·春水》导读

一

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名最早的女作家,早在 30 年代,就有人称她是现代女作家中的“第一人”。她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县人,1900 年 10 月 5 日出生于福州市。“冰心”是她 1919 年 9 月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时起用的笔名,后来作者在《我的文学生活》一文中对此曾作过如下说明:“用冰心为笔名,一来是冰心两字,笔画简单好写,而且是莹字的含义。二来是我太胆小,怕人家笑话批评;冰心这两个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两字和谢婉莹有什么关系。”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是清政府一位赤诚爱国的海军军官,在小冰心未出生之前,他曾参加过闻名中外的中日甲午海战,当时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威远舰在大东沟决战时,不幸被日本侵略军击沉。他溺水到了大东沟岸上,赤脚走到刘公岛,然后千里辗转回到福州家里。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常常忆起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也时常向冰心讲述那段忧心如焚的日子:甲午海战爆发后,由于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自然也不少。因此在她们家住的那条街上,不是今天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就是明天那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冰心母亲感到这门联总有一天也会糊到自己家的门上,所以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准备一旦得到丈夫阵亡的消息,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堂姐日夜守在她身旁。甚至有人到庙里替她求签。当

在一个明月当空的晚上，推门见到辗转归来的丈夫时，可以想见，那份做梦一般喜极而泣的惊喜是在不言中的。

在冰心刚满七个月的时候，便离开故乡福州，与母亲一起到上海居住。因那时父亲任职的巡洋舰常路经上海港停泊，这样谢葆璋便可回到家里，与妻女团聚。1904年，谢葆璋奉命赴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冰心便随父母一起移居烟台。冰心的童年是在温馨和优裕的生活环境里度过的。虽然在一段时间里，父亲因长年在外，很少与家人相聚，但博大无私的母爱，却给了小冰心无尽的抚爱和温情。据说小冰心不过三个月大时，体弱多病，每听见端药杯的人的脚步声，就惊怕啼哭，许多人围在床前，可小冰心那乞怜的目光，只专注着自己的母亲，似乎只有她才是自己的保护之神。冰心在如此幼小的心灵里与母亲所产生的感应与交流，让母亲也感受到了一丝丝的骄傲和欣慰。她们母女经常这样相依相偎在一起，小冰心纠缠并央求着母亲给她讲述这些有关她自己的故事；而她母亲也喜欢女儿能够常常跑过来抱住她，与她亲近。正是在这种亲密的情感交流中，那博大神圣的母爱深深地植入了小冰心的内在心灵之中，并且成为她一生中精神的原乡和永恒歌颂的主题。关于自己的母亲，在她成年之后曾这样描述过：

“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溅跃的浪花，虽暂时在最低的空间上，幻出种种的闪光，而在最短的时间中，即又飞进母亲的怀里。”（《寄小读者·通讯二十八》）

“我挚爱恩慈的母亲。她是最初也是最后我所恋慕的一个人。我提笔的时候，总有她的颦眉或笑脸涌现在我的眼前。……”（《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母亲，……除了你，谁是我永久灵魂之归宿？”（《童年杂忆》）由此可见母爱在她一生中所占的位置及其影响。除此，父爱以及手足之情，同样也如雨露一样，滋润和哺育着她的生命和情感。父亲虽是行伍出身，但对自己惟一的爱女，却是舐犊情

深,充满了柔情。他舍不得女儿吃一点苦,据说当时大家庭里的伯母、婶子们催促给小冰心扎耳朵眼时,他借口说小冰心左耳后面有颗聪明痣,“如果扎穿了,孩子就笨了”。他还不让女儿穿紧鞋,为此甚至操起剪刀为女儿剪鞋样。有一天夜里,小冰心独自一个跑到了山顶的旗台上,父亲心急如焚地在山下呼唤她,寻找她,那一幕动人的情景,多少年以后,依然让冰心感怀至深。在她日后的文学作品里,那种由歌颂母爱延伸开来的对于父爱的歌颂,同样是她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对父爱的歌颂中,多了一份对其事业的崇拜敬仰之情。冰心常以拥有一位航海家的父亲而骄傲,甚至一心一意想着:等到自己将来长大了,要学父亲。她曾经男装到十岁,也曾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一直跟随在父亲左右,父亲无意中把她培养成了一位小军人:常常“穿着黑色带金线的军装,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边缓辔徐行”……以至于父亲的朋友都以为她是男孩,夸她是“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冰心在日后赞美母爱、父爱的作品中,把自己的母亲比喻成静美的月亮:“我半夜醒来,开眼看见她,高高地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稳的在她的爱光中睡去”;而父亲则被比喻为雍容灿烂的太阳:“早晨勇敢的灿烂的太阳,自然是父亲了。他从对山的树梢,雍容尔雅的上来,他又温和又严肃的对我说:‘又是一天了!’”我就欢欢喜喜地坐起来,开始一天新的生活(《寄小读者·通讯十三》);那三个可爱的弟弟,则被比喻成三颗明亮的星星:“我凝望天空,有三颗最明亮的星星。轻淡的云,隐起一切的星辰的时候,只有这三颗依然吐着光芒。”这样一个充满着爱的慈光和暖意的家庭环境,为其生命的成长和心理情感的养成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除此,“海”成了冰心灵魂的另一个故乡。她们一家移居烟台后,先是住在海军采办所和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后又移至坐落在东山东边的海军练营新居。这里离大海很近,附近的山坡上和大海边,有旗台、炮台和小码头,还驻有一支穿

白衣军装的军乐队。冰心在烟台的大海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自她三四岁懂事的时候起，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冰心曾把大海称作她童年时代活动的舞台，而自己则是这个阔大舞台上的“独脚”演员，有时在徘徊独白，有时在抱膝沉思。面对大海，她时常张着惊奇探讨的眼睛，注视着一切：在清晨，她看见金盆似的朝日，忽然从深黑色、浅灰色和鱼肚白色的云层里涌了出来，这时太空轰鸣，浓金泼满了海面 and 蓝天……在黄昏，她看见银盘似的月亮，颤巍巍地捧出水平线，海面一层层一道道的由浓黑变成银灰，渐渐地漾成了闪烁光明的一片……冰心感觉到了无限的欢畅和自由，同样渐渐地，她开始对博大深沉、奥妙无尽的大海产生了深深的依恋之情，进而溶入了大海，而大海也陶冶和哺育了冰心的性灵；并成为她日后创作的灵感和源泉。

移居烟台期间，小冰心并没有进学堂读书。大约还是四岁的时候，她母亲做了她的第一任启蒙老师，先是教她认字片。可小冰心感兴趣的却是那些既有人物又有情节的感人故事。所以就时常纠缠着母亲或奶奶给她讲《老虎姨》、《牛郎织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冰心的大弟弟出生后，担任父亲文书的舅舅杨子敬接替了母亲的任务。他知道冰心爱听故事，就给她讲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这使小冰心“总是紧握着眼泪湿透的手绢”，难以成眠。当她听《三国志》时，更是入了迷，甚至晚上不肯睡觉了。可舅舅公务一忙，有时讲书竟会间隔五六天，每当这时，小冰心就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旁徘徊。最后终于耐不住了，便自己拿起《三国志》来，边读边猜，竟一口气看完了它。接着又看《水浒传》和《聊斋志异》，简直入迷似的，头也不梳，脸也不洗，海边也不去了，每日只是手不释卷地看书。母亲在一旁看得十分忧虑和着急，有一次竟将她正在看着的《聊斋志异》夺过去撕成了两段，小冰心打了个趔趄

走过去，拿起被撕成两段的书继续看，这痴迷的傻样儿反而把母亲给逗乐了。就这样到十一岁时，她已经读完了全部的“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等。并且，她还读了父亲的朋友们送给她的一些外国小说，比如《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漫无边际的大自然的海洋赋予她无边的遐想，而书海给了她那么多智慧和故事，这时她有了创作的欲望，并开始置身于自己幻想的海洋，编织自己的故事了。据说她童年时偷偷摹写的第一部白话小说是介于《三国志》和《水浒传》之间的《落草山英雄传》，可因词汇贫乏，仅“金鼓齐鸣，刀枪并举”之类的字眼就重复了十几次，最后感到实在乏味而停笔。然而她并不甘心，第二部改用方言，仿《聊斋志异》的体裁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结果同样因“某显者，多行不道”重复十多次而终止了。后来在一位从南方来的表舅的指导下精读诗书，并开始爱上了诗歌。

1911年，因“满汉学生之争”，有人向清政府告密，父亲谢葆璋辞去海军军官学校校长的职务，冰心也随之告别了朝夕相对厮磨、痴心爱恋着的大海而回到故乡福州。1913年，父亲又应当时的海军部长黄钟英的约请去北京赴任军学司司长，这样举家复又迁往北京定居。从此，冰心便与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4年秋天，冰心考入北京贝满女子中学。这位擅长写作、经常代替别人写作文作业的小女孩，当时并没有将来要做一个作家的愿望。她把主要的精力都花费在理科的功课上了，对于其他一切，几乎是不闻不问。她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将来做一名医生，好为体弱多病的母亲治病。她的父亲也很赞赏她的意见，认为“东亚病夫的中国，是需要良医的，你就学医吧！”可恰恰是“‘五四’运动一声惊雷”，把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从“五四”到“四五”》）。

1918年8月，冰心从贝满女中毕业，并升入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这正符合当时冰心将来要当一名医生的愿望。可就在第

二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冰心万万没有料到，这竟影响和改变了她的一生。运动爆发的前几天，冰心正住在东交民巷东口的一家德国医院里陪伴着患了猩红热的二弟。可这时北京数所大学的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火烧了赵家楼，不少学生因此被捕。恰巧5月4日这天下午和晚上，给她们姐弟俩送东西的女工和一位亲戚来到医院，把来龙去脉一一告诉了冰心。冰心听后既兴奋又愤慨，第二天便投入了学生运动的洪流之中。因她自幼擅长作文，便被选做了协和女大自治会的“文书”，成了女学界闻名的活跃分子。此时由于冰心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恰好就在北京《晨报》作编辑，所以女大学生们的文章便陆陆续续地在《晨报》上发表了。冰心最早发表的文字便是北京《晨报》于1919年8月刊发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署名谢婉莹。不久她又创作了短篇小说《两个家庭》，寄出后感到很羞怯，甚至连问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了，可令冰心感到兴奋的是，这篇署名冰心的小说寄出三天后就发表了。这自然使她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加之表兄也在不断鼓励她，她创作的欲望便愈来愈强烈，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作品出现，比如《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这些被称作“问题小说”的作品，在初期的文坛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为冰心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1921年1月，“五四”时期最大也是最活跃的文学社团之一——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冰心由许地山和瞿世英介绍，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而恰在这一年暑假，她结束了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的学业，转入燕京大学文学系学习。这就彻底摒除了先前渴望做一名医生的理想，而全身心地投入了她所痴爱的文学事业。转入文学系不久，她便整理编辑了清新隽永的小诗集《繁星》，半年多之后，大约是1922年3月至6月间，冰心又完成了她的第二部小诗集《春水》。可冰心真正立意做诗，并走上诗坛，却并不是从这些小诗开始的，因为她并不把这些小诗看

做诗,仅仅视作“思想的零碎”而已。她走上新诗创作之路,实在非常偶然。大约1921年6月23日,冰心在西山写了一段小文,名为《可爱的》,并寄给了北京的《晨报》副刊。可当这篇小文发表出来的时候,却已变成分行排列的诗了:“可爱的/除了宇宙,/最可爱的只有孩子。/和他说话不必思索,/态度不必矜持。/抬起头来说笑,/低下头去弄水。/任你深思也好,微讴也好:/驴背上,/山门下,/偶一回头望时,总是活泼泼地,/笑嘻嘻地。”据说干这桩事的,就是《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当然他这样做,也并不是全然没有理由的,正如她在按语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篇小文,很有诗趣,把它一行行的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没有不可。”(《冰心全集·自序》)可他万没想到,这竟给冰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使她从此就“立意做诗”了。后来,她在回忆这段有趣的经历时说,由于这首诗的发表,“畏怯的我,胆子渐渐的大了。我也想打开我心中的文栏和诗栏”了。果然数月之后,她就陆续写出了《迎神曲》、《送神曲》、《病的诗人》等一系列新诗。当然,作为诗人的冰心,她的最大价值还是体现在《繁星》和《春水》里。

1923年初夏,冰心以优异的成绩从燕京大学毕业,并获得金钥匙——“裴托裴”名誉学位的奖赏。尤其令她高兴的是,她还同时得到了燕京女大的姊妹学校——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即要离开祖国和亲人,赴美继续深造。其实离国前不久,冰心就已开始在《晨报副刊》的“儿童世界”专栏发表她的《寄小读者》系列通讯。当她即要远行时,她便郑重地向小读者们宣告:“小朋友,我要走到很远的地方去。我十分的喜欢有这次的远行,因为或者可以从旅行中多得些资料,以后的通讯里,能告诉你们些略为新奇的事情。”(《寄小读者·通讯一》)她还恳请小读者们能够想念着她。尽管她与家人谁也“不敢揭破这一层纸”,不愿触及心头的隐痛,但8月3日这一天还是不可避免地来了。冰心强忍着离别的凄苦,依依难舍地告别父母、弟弟和亲

人,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她先是在上海稍事停留,然后于8月17日登上了开往美国的“约翰逊号”邮船。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旅途,终于在9月17日抵达了此次远行的目的地——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只是可惜,在美丽的“慰冰湖”畔和挂着“海”的图画的内壁楼里,她仅生活了两个多月,就因患重病住进了圣卜生疗养院,后又转入青山沙穰疗养院,并且一呆就是七个月。值得庆幸的是,这一段难得的幽静生活,使她得以完全与自然相处,并以一种流水行云的态度写作。这是一段值得珍视的日子。事实上,冰心自离开祖国和亲人,无论是在漫漫的航海旅途上,还是在美丽的校园和清幽的疗养院里,她都没有停止写作。尤其是那些以温婉动人的笔触写给小朋友的系列通讯《寄小读者》,均是在这期间完成的,结集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6年7月,冰心圆满完成学业,并在以《论李清照的词》的论文获硕士学位后,踏上了归国的航程。回到北京后,便急不可耐地向小读者们宣告:“我回家了!”她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也回到了小读者之间。

冰心重又回到燕园,受聘于母校燕京大学。可这不久,全家却因父亲工作原因,移至上海定居,只冰心一人留居北京。1929年,在留学途中结识的吴文藻博士学成回国,年已29岁的冰心与其成婚,并迁居燕南园的一座小楼内,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抗战爆发后,冰心夫妇曾先后迁居昆明、重庆,后又曾两度赴日,1951年复又回到国内,参与新生的祖国的建设。这期间虽几经辗转,可冰心却依然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晚年的冰心虽患有脑血栓,但心境却十分达观,她还将近20万元人民币捐赠给希望工程等公益事业,并说:“终于到了很倦怠很平静的老年,但我的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永远是坚如磐石的。”1999年2月28日,作为现代女作家之“第一人”的冰心在北京医院去世,平静而祥和地走完了她近一个世纪的生命旅程。

虽然《可爱的》是冰心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歌，但《繁星》的写作时间却远比《可爱的》要早得多，只是发表和出版的时间稍晚一些而已。《繁星》中的诗是在1919年冬天就写就了的，只是一直未敢拿出来示与外人，只在几个弟弟之间传阅着，还是在弟弟的提醒和建议下，才于1922年1月拿给《晨报》发表。1923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共有164首无题小诗。《春水》写于1922年3月至6月，1923年5月由北京的新潮社结集出版，收入小诗182首。两本诗集初版时均为素面，后来重印时则改成蓝白两种色调的满天繁星和一江春水的封面画了。诚如冰心女士所言，两本小诗集均是“零碎的思想”的结集，因而《繁星》和《春水》所表现的思想性相当博大和深厚。毋庸讳言的是，其中不乏泰戈尔思想影响的痕迹。其实冰心早就说过：“泰戈尔是我青年时代最爱慕的外国诗人。”当她看到这个十分新鲜的名字——泰戈尔的时候，同时她也看到了泰戈尔写出来的那一小段一小段的，充满了哲理又非常美妙的诗歌，她的《繁星》和《春水》就是学习泰戈尔的《飞鸟集》而来的。她在《遥寄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文中，曾充满激情地写道：“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魂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以至于使自己的思想与泰戈尔的思想“在‘梵’中合一了”。这里所谓“梵”，可理解为人与宇宙与神和谐统一的至高境界。这在泰戈尔那里表现为宇宙的最高存在的自我与神、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泛神论”思想，在冰心这里则体现为具有某些“泛神论”色彩的“爱的哲学”，《繁星》、《春水》中

所表现的对于母爱、童真的描写、歌颂和对于大自然的赞美，则是这种“爱的哲学”的具体体现。

歌颂和赞美母爱，是《繁星》和《春水》一再抒写和表现的基本命题之一。在冰心的笔下，母爱是最值得赞颂的博大无私、至高无上的人类情感，它是生命的源泉、美的极致和人生的港湾。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件事物是完全相同的，只有母爱是永恒一致的。所以她恳请小朋友们与她一起同声赞美：“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母亲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他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不差减。”（《寄小读者·通讯十》）冰心的许多小诗，都可视为是她呈现给母亲的颂辞：“母亲呵！/这零碎的篇儿，/你能看一看么？/这些字，/在没有我以前/已隐藏在你的心怀里。”（《繁星》一二〇）从这首《繁星》中的诗后来被引作《春水》的序诗，即可看出冰心内在的这份深意。“母爱”早已内蕴在母亲的心怀里，我只是把它变成文字而已，这诗本来就属于母亲，如今我把它呈现在母亲的面前。因而在她的诗中，母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她就像那普照和滋润万物生长的春光，沐浴和哺育着世间万物萌芽、成长、开花和结果：“小小的花，/也想抬起头来，/感谢春光的爱——然而深厚的恩慈，/反使她终于沉默。/母亲呵！/你是那春光么？”（《繁星》一〇二）她有时又是躲避内心风雨的巢穴或灵魂的安顿之所，将生命中所有痛苦的遭遇、幻灭和悲哀，消泯在母爱的怀抱里：“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九）“母亲呵！/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繁星》三三）从这种能够包容一切的母亲博大的胸怀和爱里，冰心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力量，由此她常常把母爱升华为祖国之爱和人类之爱。比如面对这个人与人相互隔膜，甚至他人就是地狱的社会，她以爱的力量呼唤人们：“人类呵！/相

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繁星》一二）只有这样，一个理想的和谐的世界才能降临在人间。

在歌颂和表现母爱之外，对童真的追忆、描绘和赞美，同样是她寄托理想、消泯人生痛苦与迷茫的归宿和主题。冰心有一颗净洁无瑕的赤子之心，在她善良的心目中，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人的童年期，白璧无瑕，那绯红的笑靥，天真的童音，甚至细小的身躯和走路的姿态，都像天使一样可爱，并内蕴着伟大的灵魂：“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小孩子！/他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繁星》三五）她把婴儿称作“伟大的诗人”：“在不完全的言语中，/吐出最完全的诗句。”（《繁星》七四）这诗句之所以最为完美，就在于它真实，没有遮蔽，像梦一样美丽，像真理一样深刻。她这样描写童趣和童真：把自己“小小的灵魂”寄托在用美丽的莲花瓣做成的弯弯的小船里，用柳条削成的船桨划动着波浪，轻柔地泛舟在春海里（《春水》一五四），天真快乐、富有童趣的童年生活如此跃然于我们面前。就像冰心在小说《最后的使者》中所描述的那样，她把儿童看作世间一切欢乐和希望的源泉。一位天才的诗人，不愿把忧伤、烦闷带进她的诗里，于是她请求众神之王的神帮助她，给她介绍一位能够劈开黑暗，摧倒忧伤，并指引她走向光明快乐的使者。聪明的众神之王没有辜负诗人的愿望，给她指点了一位“未曾长成，只养育在鸿的国土里”的天真的孩子：“天外，翩翩地飞来双翅雪白的婴儿，挟着金斧，前面回翔着，欢唱道：‘诗人啊！我便是希望的使者，现在人世了。诗人啊，跟着我来！’”冰心就是这样一位天才诗人，她跟着“双翅雪白的婴儿”飞翔着，回到了天真快乐的童年时代。她多么渴望有着母爱和天真欢乐的童年的世界，可这在现实中也往往只能成为一种梦想。这时处于矛盾和失落中的冰心，只好把援助之手伸向母爱和童心，或者伸向美丽神奇的自然世界了。

冰心不仅是母爱和童心的抒写者、赞颂者，更是伟大的自然

的歌人。儿童时代即在大海边淘洗生长的她，对大自然怀有特别的敬仰和崇拜：“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繁星》十四）印度哲人泰戈尔把自我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和化身，他说自己既是自然的情人、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受此影响的冰心也认为：世界上最难忘的就是自然之美。自然在她心目中几乎形成了一种宗教式的迷恋，就如她所说，“谈到我生平宗教的思想，完全从自然美感中得来”。在她的心目中，自然的美是普遍的、永久的，几朵花，几棵树，一片的云霞，一天的星月，一阵的鸟声，虫声，风声，泉声，雨声，都能让人感觉到它无尽的美感，获得难得的情感消受和生命经验。正因为此，她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都有着无限的爱心和亲切感。她引自然进入自己的思想和文字，而将自我投入到自然的山水之中，并与之合二为一了。因而，她的这些小诗，既是在描绘、歌咏自然，也是在感悟自然。如：“朦胧的月下——/长廊静院里，/不是清磬破了岑寂，便落花的声音，也听得见了。”（《春水》一六八）小诗着眼于一个“静”字，“静院”、“清磬”、“岑寂”这些呈现静境的词汇，均是为了营造“静”的氛围。加之这里以声音写“静”，预设一种情境，也是为了烘托、反衬，就使得静景愈“静”了。这是实景，也是诗人的心境，呈现出在自然情景中陶然忘机的佛禅境界。冰心时常醉心于自然界的星月云树、湖光山色之间，而面对童年时朝夕厮磨的大海，就更是有着特别的沉醉和倾心。因为大海已成了她的精神之父，情感之母，大海化育了她，她也彻底地把大海人格化神性化了，大海已成了她的人格神，而她则成了海的女儿或海化的诗人。她这样虔敬肃然地赞叹大海：“大海呵，/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繁星》一三一）她望着大海上悠远的晚霞和孤帆组构成的“自然”的图画（《春水》四二），不自觉地，自己也与这大海、这落霞中的孤帆远影融汇为一体了。

三

这些所谓的“思想的零碎”，在歌颂母爱，抒写童真和赞美大自然的过程中，时常呈现出一种象征的意味，使得小诗既具有自然的画面美，又表现了某种深刻的感悟和哲理。虽然这些小诗大多是急就的短章，立意在表达瞬间的意绪，或者一点点的感触，但境界却相当阔大和悠远，内涵也相当繁复和庞杂。其中有亲情，有劝诫，有对宇宙人生的思索，有对自然和艺术的感喟，有对未来理想的追求，也有青春易逝的感伤……比如：“冰雪里的梅花呵！/你占了春先了，/看遍地的小花/随着你零星开放。”（《春水》一八）在寒风凛冽的冰雪世界里，几枝梅花孤傲地开放了，随之遍地的小花，也渐次绽放出美丽的笑脸。诗给人们呈现出一幅初春时的风景图。至于诗人所赋予的意义，人们给予了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诗人赞美了梅花敢于在风雪中傲然独放的精神，又有人认为是批评梅花占尽春光、出尽风头的做法，或许还可有另外的解释，这正体现了象征手法的多义性特征。

在艺术形式上，《繁星》、《春水》中的诗虽小，但却有着巨大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这种小诗体在“五四”时期之所以流行一时，虽然与日本俳句和泰戈尔诗歌的影响有关，但与小诗的这种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以及冰心小诗的范式效应是分不开的。小诗的特点多是格局小，形式简约、凝练，然而它同其他诗体一样，同样既可描摹自然，表达感悟，阐发哲理，又可进行心灵独白，或与宇宙万物对话，甚至也可抒写事件，塑造人物。除此，冰心的小诗还有着自己独具的特色，那就是晶莹纯净，清新隽永。每一首都宛如天空中的星星，荷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有着特具的艺术美感。冰心在《春水》的最后一首中这样写道：“别了！/春水，/感谢你一春潺潺的细流，/带去我许多意绪。//向你挥手了，/缓缓地流到人间去罢/我要坐在泉源边，/静听回响。”有人

便以这“一春潺潺的细流”来概括冰心小诗的特性，很是质形俱现，恰到好处：春天的山涧里，清亮潺缓的细流，汨汨地流向田野、村庄，流向人间，它带来春的信息和山泉无穷无尽的流响，其中既有春水的温柔或冰冷，也有诗人冷暖不定的心情意绪……诗人无意，流水有情，一幅情景交相融合的春溪图，形象地概括了冰心“春水”体小诗的本质特征。当然，冰心小诗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还在于它来自“天然的音韵”，比如：“故乡的海波呵！/你那飞溅的浪花，/从前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盘石，/现在也怎样一滴一滴的敲我的心弦。”（《繁星》二八）“我不会弹琴，/我只静默的听着；/我不会绘画，/我只沉寂的看着；/我不会表现万全的爱，/我只虔诚的祷告着。”（《春水》九八）这些小诗的节奏、韵律，读来格外自然、和谐而优美，它来自于“天然的音韵”和自然的雕饰，而非刻意经营的结果。但在好长一段时间内，冰心之所以不把这些小诗称作诗，就在于她总认为，诗的形式无论如何自由，而音韵在可能的范围内，总是应该有的。而这种音韵，在她的意识里，仅仅是那种刻意经营的外在形式，所以她那些立意而作的诗，往往刻意讲究押韵，注意音节或每节行数的齐整等，结果是多了些匠气，而少了天然的美感。《繁星》和《春水》恰恰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

在冰心所留下的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中，《繁星》、《春水》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者本人并不认为《繁星》、《春水》是诗，甚至直到1932年，她是为自己的著作集写序时还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和《春水》不是诗。”然而，历史已经证明，《繁星》、《春水》不仅是诗，而且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独特价值的诗体范式，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境界，提供了某种经典性。